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I

WORLD CLASSICS LIBRARY

(法)居伊·德·莫泊桑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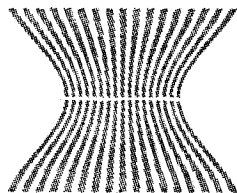
Guy de Maupassant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法] 居伊·德·莫泊桑 著

夏雪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夏雪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第 1 辑 / 赵文良 主编)
ISBN 7-204-06837-8

I. 羊... II. ①莫... ②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3247 号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一)

主编: 赵文良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龙行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0

字 数: 3,3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6837-8/I·1208

定 价: 374.00 元 (全 17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一八五〇～一八九三年），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在诺曼底乡村度过，曾参加普法战争。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喜欢文学，希望做一个诗人。童年时代他无忧无虑，热爱大自然，喜欢航海、打猎、捕鱼等户外活动；长大以后，在鲁昂中学读书，曾受到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点。创作上他受福楼拜、左拉和屠格涅夫的影响，一生写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羊脂球》、《菲菲小姐》、《米隆老爹》等短篇小说，描写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的爱国感情，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怯懦无耻。《阿马布尔老爹》、《一个女长年的故事》、《归来》，对劳动人民的遭遇寄以同情。还有不少短篇小说揭发资产阶级的自私和伪善；他后期的短篇小说表现出明显的悲观主义倾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欺诈行为；一八八五年出版《漂亮朋友》，通过不学无术、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杜洛阿的形象，抨击第三共和国上层社会的腐败；第三部长篇小说《温泉》（一八八七年），描写银行家利用温泉骗钱，并收买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卑鄙行为，然而在其作品中常常流露悲观失望情绪。他以后所创作长篇小说《比埃尔和让》、《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缺乏深刻的批判力量，悲观情绪也越来越浓厚。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十分丰富。在其作品中，贵族、官僚、商贾、公务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直到工人、农民、流浪汉甚至乞丐、娼妓，各种各样的人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刻画，小说所选的生活层面也非常广，既有描述精彩的诺曼底乡村故事，也有世态炎凉的都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有以描述普法战争为素材的文章。

莫泊桑的创作生涯很短。从一八八〇年发表了《羊脂球》之后就病倒了，可是他靠着坚强的毅力，勤奋写作。一八九一年之后，由于精神病的折磨，莫泊桑只好暂时停止写作，次年被送到巴黎郊外的精神病院。《羊脂球》是为人称颂的名篇。这是一篇以真事作为素材的小说。作家通过对普法战争期间一辆驿车上的乘客的描述，描绘了当时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人物面对战争与危难时的态度与立场。车上的乘客就仿佛一个社会，有贵族、商人、政客、修女这些尊贵的人，还有一个被人蔑视的妓女羊脂球。在敌人的淫威下，卑微的羊脂球却比那些体面人更有骨气；那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危，而强迫羊脂球做出牺牲。反而言之，他们又对羊脂球加以蔑视，通篇形成了一幅战争时期的法国社会画卷。战争题材的小说在莫泊桑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本集子中还收集了《菲菲小姐》、《两个朋友》等。

小市民是莫泊桑描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于勒叔叔》、《项链》中作家对小资产者贪得无厌、爱慕虚荣、虚伪等弱点进行残酷的揭露与嘲讽。在莫泊桑的作品中。他时常将目光集中于诺曼底地区城镇乡村的生活。他对这一地区的自然风景、人情世故都有十分生动的描述，如《泰利耶公馆》、《绳子》、《一个女长年的故事》。他在《西蒙的爸爸》、《海港》中描写小人物的灾难，歌颂他们的仁慈，对他们倾注了很大的同情与关注。列夫·托尔斯泰曾把《海港》以《弗朗索瓦丝》为题名译为俄文，并赞颂这篇短篇小说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篇“在精神上可以令人深受感动的小说”。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他颇有见解、观察深刻，在创作中力求自然、逼真，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细节，烘托氛围，他特别擅长运用简单、清楚、生动的语言勾勒人物，使之栩栩如生。所以连对他颇有微词的法国作家纪德也只好说，莫泊桑“不愧为一个卓越、完美的文学巨匠”。

目 录

羊脂球.....	1
项链.....	34
月色.....	42
绳子.....	47
橄榄园.....	53
菲菲小姐.....	78
两个朋友.....	88
公猪莫兰.....	94
哈列特小姐.....	105
幸福.....	122
珍珠小姐.....	128
爱情.....	142
于勒叔叔.....	147
小酒桶.....	154
米隆老爹.....	159
雨伞.....	165
俘虏.....	173
西蒙的爸爸.....	184
珠宝.....	192
散步.....	199
小步舞.....	205
保护人.....	209
真实的故事.....	214

追悔.....	219
一场决斗.....	225
一个诺曼底人.....	230
泰利耶公馆.....	235
海港.....	260
荣誉勋章.....	269
索斯泰纳舅舅.....	274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281
修理椅子靠垫的妇人.....	298
出售.....	304

羊脂球

接连数日，很多零星溃退下来的败兵穿城而过。这哪儿算得上正规军队呀，简直是成群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那些人的脸上蓄着肮脏的长髯，身上的军服也都褴褛不堪，带着有气无力的神态朝前挪着，既没有军旗，也没有指挥。他们好像全都已经疲惫不堪，垂头丧气，腰折腿断似的，神经麻痹，再也没有什么主意，只是随着本能朝前行走，并且似乎一旦停住便马上会累得跌倒下去。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征募入伍者——他们本是和平居民，靠固定收入过着太平的日子，此刻正被沉重的枪械压得挺不起腰板；还有些民团，都是些易于张慌失措又易于慷慨激昂的人，他们随时准备冲锋也随时准备逃跑；夹在他们当中有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都是在一场大战役中被击溃之后的残兵败将；无精打采的炮兵和编制各异的步兵混在一起；不时也会出现个头戴亮晶晶铜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跟着步兵的快步向前走着。

在各种高调名义下成立的义勇军团也过去了——“战败复仇军”、“墓穴公民团”、“敢死同盟军”——他们看上去简直与匪帮并无二致。

他们的统领，有些原本是布匹商或粮草商，还有些原来的牛油或肥皂贩子——自从战争爆发之后，他们都暂且充当了军人，并且根据他们的胡须长短或赏财多寡都被任命为军官——全副武装，身着法兰绒军服，佩着嵌金线的饰带，讲起话来铿锵激昂，高谈阔论着作战计划，用狂妄的语气断言垂危的法兰西全靠他们这些夸夸其谈者的肩膀来维系；不过说实在的，他们通常惧怕自己的属下——那些在掳掠奸淫方面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

据谣传说，普鲁士人就要开进鲁昂市区了。

两个月以来，国民卫队小心翼翼地到远至最近的树林里去侦察，有时候还放枪误杀了自己的哨兵，偶尔遇着一只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准备投入战斗，如今他们都逃回自己的家中。武器和制服，以及当初所有被他们拿到市外方圆八公里以内的国道界碑旁吓唬人的杀人器械，如今都突然在

转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最后的一批法国败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由圣塞韦尔和阿沙尔镇前往奥德梅尔桥；走在后面的是一位败军之将，他所倚仗的这些一盘散沙似的残兵败卒显然无能为力，望着一个向来英勇无敌、习惯于获胜的民族竟至于遭到如此传奇般的大崩溃，他也六神无主了，只有两名副官在左右陪着他徒步前行。

此后，一种深沉的宁静和一种让人惶恐不安的死一样的寂寞笼罩在该城的上空。许多因长年做生意变得如阉似骗的大腹便便的富翁，都忧心忡忡地等待征服者的到来，唯恐自家厨房中的烤肉铁钎或厨下的菜刀被当成武器论处，难免战战兢兢。

生活仿佛陷入停顿，店铺都歇了业，街巷全都寂静无声。偶尔有一名敬畏这静寂氛围的居民，顺着墙根急匆匆地一掠而过。由于等待引起的焦虑不安，反而使人盼着敌军早点儿到来。

就在法国军队完全撤走后的次日午后时分，几个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几个枪骑兵飞速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长时间，便有一堆黑鸦鸦的人马从圣卡特琳的山坡儿上下来了，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占领军也分别从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森林里的公路上潮水般涌来。这三支部队的先遣队恰巧同一时间在市府大厦广场上会合；接着，德国军队从附近的各条路上过来了，他们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街面上的石板橐橐作响。

许多口令的吆喝声用一些陌生且喉音很重的声调被人喊出来，顺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的空房屋向天空中升去，房屋的百叶窗尽管全是关着的，里边却有一双双的眼睛正在偷偷地窥视着胜利者，这些依据“交战法案”取得全市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们躲在他们那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都吓得神魂颠倒，正像遇着洪水泛滥，遇着了大地震那样。如果想对抗眼前的灾难，那么无论你是多么聪明、力量是多么强壮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每当一切事物的旧秩序受到了摧毁，每当安全气象不再存在，每当一切人为的法律或者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下意识、的凶残的、不可理喻的暴力来控制，这种相同的感觉必然也会一起产生出来。不管是地震能使倒塌的房子去压死整整一个民族，不管是泛滥的江河能使淹死的乡民与牛的尸骸、冲散的屋梁一块儿顺流而下，不论获胜的军队随心所欲地屠杀并且带走被俘之人，又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并且用炮声向某一位神祇表示感谢，同样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大灾害，彻底破坏所有对于永恒正义女神的信仰之心，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导对于天主的庇佑和人类的理性而起的信赖之心。

终于在每家每户的门外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了，随后又跟着进入屋内住了下来。这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对战胜者必须表现得和蔼驯顺，他们应当履行的义务从此开始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最初的恐怖过去之后，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又出现了。在很多家庭中，普鲁士军官和主人家同桌用餐。有的军官也显得颇有教养，并且出于礼貌，有时也对法国表示同情，说自己参与这场战争出于迫不得已。鉴于这种看法，有人对他表示感谢，更何况有人迟早还得依靠他的保护呢。既然款待着他，就可能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况且何必去得罪一切都得听命于他们的人呢？这样的做法固然是鲁莽的意味多于勇敢，不过鲁莽已然不是鲁昂市民的一种毛病了，正和当年使得他们城市名扬天下的英勇保卫时代不相同。最后有人依据那种由法国人自己的娴雅性情所得出的至高无上的理由，说是只须不在公共场合对异国士兵表示亲热，那么在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故此在外面装成彼此互不相识，而在家中却很高兴谈谈笑笑，最后日耳曼人每天晚上待得时间也就更长了，甚至与主人一家人同在一座壁炉旁烤火取暖。

虽然市区几乎渐渐恢复了它往日的面貌，法国人出门的依旧很少，但是普鲁士兵却在大街上川流不息。除此之外，许多穿蓝色轻骑兵制服的德国骑兵军官盛气凌人地在街上的石块上挎着他们的又长又大的军刀朝咖啡馆中走，然而在普通百姓眼里的那种轻蔑神情，并不比去年在同样的几家咖啡馆中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加厉害。

但是在空气里总有些什么东西，一些难于琢磨陌生的东西，一种难以忍受的外来气氛，好像是一股散布开来的气味儿，那种外祸侵略的味儿。它弥漫着各住户和公共场所，它使食品变了味道，它使人感觉是在旅途当中，旅途很遥远，迈进了既野蛮又可怕的部落。

胜利者总会索要钱财，并且要量极大。居民们总是照数支付，好在他们很有钱。但是一个诺曼底大商人，愈是有钱便愈加吝啬，愈怕见到自己的任何一点财产转到别人手中。

与此同时，在城外下游大约两三法里的河流里，邻近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耶萨尔个地方，常常有船户或者渔夫从水底捞起了德国人的尸首，那种身着制服、被水泡得肿胀了的尸体都是未死之前被人一刀砍死或一脚踢死，脑袋被石头砸碎或者由桥上被人一下子推落到水中。河底的淤泥埋葬了这类暗中进行的野蛮而合法的复仇行为；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悄无声息地

进行袭击，远比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战斗可怕，却没有享受到光荣的盛名。由于对外国入侵者的仇恨，永远能够令三五个不怕死的人格外无畏起来，使他们得以为理想而随时准备牺牲性命。

后来，尽管这些侵略者用一种极为严格的纪律控制着这个市区里的人，但是他们那些在胜利进军时所干的凶恶勾当虽然早已被大家传说，而眼下在市区中却一样都未出现，此时人们渐渐胆子大了起来，做生意的需要重新又在本地那些商人们的心眼里蠢蠢欲动了。有几个人都在阿夫尔曾经有很大的一笔投资，而那个城市当时还在法军的占领之下，因此他们都打算从陆路出发先到迪耶普去，然后再乘船转赴这个港口。

有人利用了自己所结识的日耳曼军官的影响，终于弄来了一张从他们的总司令部颁发的准许出境的证书。

于是，一辆用四匹马拉的长途公共马车被定下去送他们走这一路程。到车主家定座位的有十个人，并且他们决定在某个周二的清晨天不亮就起程，免得招来许多人当热闹围观。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得很硬了，在周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大片大片的乌云带着雪花儿从北方纷纷纭纭飘落下来，直下到次日早晨都没有停住。

清晨四点半左右，这些旅客们都来到诺曼底客栈的院子里，他们就要在那儿上车。

这些人都还睡眠惺忪，身子裹在毯子里发抖，在黑暗之中彼此都看不清楚，而且由于臃肿的厚厚的大衣将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一些穿上教士长袍的肥胖神甫。但是有两位旅客终于相互认了出来，第三个也就凑到他们身旁去。他们开始聊起天来：“我把我的妻子也一起带了去。”某一个说。“我也一样。”“我也如此。”那一位接着又说：“我们将来可能不回鲁昂了，并且要是普鲁士人向阿夫尔前进，那我们就到英国去。”由于性格脾气相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了相同的打算。

此时，却始终没有人来套车。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的门打开了，一个手提着一盏小马灯的马夫不时地走出来，时而又立即钻进另一扇门里。很多马蹄踢着地面，但是由于地面上垫了做厩肥用的藁荐，因此减轻了马蹄的声音。一阵跟马说话和骂骂咧咧的人声由屋子的尽里头传出来了，然后一阵轻微的铃铛声清脆地响着，说明有人正在套马具；那种清脆的响声很快变成一阵清脆并且持续不断的、被马的动作弄出的韵律，时而停下来，时而又在一

种剧烈而起的动摇中再次响了起来，还伴着一只打了马掌的马蹄踏着地面的沉浊的声音一块儿传到了外边。

门又忽然被关上了，所有的响声都听不见了。那些冻僵了的绅士们都不讲话了，都好像僵了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一幅由絮片构成的绵延不绝的大帷幕向地面上落下来，同时闪闪发光；它隐没着所有东西的形象，那上面蒙着一层冰冷的薄冰。在这个安静且被严冬埋没的城市的深邃沉寂之中，人们都只听到那种琢磨不住的不可名状的窸窣声息。雪片儿下降时的声息，说声息吧，不如说是我们感觉到的声息，不如说是又轻又细的屑粒的掺混活动似乎充塞了空间，又覆盖了世界。

刚才那位马伕又提着小马灯出现了，手中紧紧拉着一匹丝毫不想出来的耷拉着脑袋的马。他把马拉到了车辕附近，系牢了轡革。他在马的前前后后转了半天，才收拾妥当马身上的各种马具，由于他的一只手擎着马灯，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去干活。他去拉第二匹马了，这时他才看见那些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旅客，留意到他们已然满身是雪了，于是对他们说道：“各位为何不上车去待着呢？至少车里有些遮掩。”

他们原先毫无疑问没有想到上车子，此时他们都急忙向车子冲去。三个男人把他们的妻子都安顿在车厢尽里头的位子上，随后自己也都跟着上去；接着，其余几个遮头盖面的模糊的身影互相没有说一句话，便都坐到余下的几个空座位上。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一些麦秸，大家的脚都埋在那里边了。那些坐在最里面的女客都随手带着那种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烧燃了这个东西，并且低声地举出它的优点，说了好长时间，彼此重复地讲这些大家实际上早已经知道的事物。

末了，马车总算套好了。由于拉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在原定的四匹马之外又增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外问：“大家可是都上了车？”车内有个人回答：“都上车了。”于是，大家就出发了。

马车走得很慢，简直在亦步亦趋地前行。轮子陷在了雪中，整个车厢咯吱咯吱地呻吟着，牲口一步一滑，气喘吁吁，都是热气蒸腾的。车伕的手中那根又粗又长的大鞭不住地吧吧作响，四处飞扬，活像一条细蛇样地蜷缩成一个结子又伸展开，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匹马蹦起来的屁股上，于是那匹马就用一道比较活泼的力气猛地向前一冲。

这时天色不知不觉渐渐地亮起来了。那阵曾经被一个土生土长的鲁昂本

地旅客比成天上落下的棉絮的雪花儿已经停止了。昏暗的微光从厚厚的云堆儿中透出来，云黑且浓，使得那片田野、那片时而有一行蒙着冰淞的大树时而有一个顶着雪的茅屋的田野，显得白茫茫地耀眼。

在车厢内，大家借着这个拂晓时分的凄凉光线，好奇地彼此打量着。

卢瓦索先生夫妇两人坐在最里边、最舒适的位子上，正对面地打着瞌睡。卢瓦索先生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行的老板，从前原本在一个买卖破产的东家身边当伙计，盘下老板的店底，而且发了财。他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劣质葡萄酒卖给乡下的零售商，因此在熟人和朋友们中，被人认为是个狡狴的奸商，一名诡计多端的、乐天派的纯正诺曼底人。他的这种奸商的名声尽人皆知，以至于有一天傍晚图尔内尔先生在省府的晚会上，使用同音异义的字眼将他这个用“Loiseau”字当姓的人当作戏谑的对象。图尔内尔先生是个专编寓言和歌谣的作家，文笔尖刻而且细腻，是当地的闻人；那天傍晚他看见太太们都像有睡意了，便提议来场“鸟满贯”的牌戏；人们从他的口吻之间明白他想说的原来是鸟骗钱，这一双关妙语就此自动飞遍州长的客厅，飞进全城的沙龙里，使鲁昂的居民都裂开大嘴笑了整整一个月。

除上述所提之外，卢瓦索先生是以各种性质的恶作剧、无伤大雅的或者恶意的玩笑而闻名的，因此任何人一谈到他，谁也不能不立刻加上这么一句：“他这块活宝——这鸟。”他身材短小，挺着一个皮球样的大肚子，顶着一张夹在两边花白颊长髯中间的通红的小脸儿。

他的妻子却高大、强壮、意志坚定、大嗓门，而且做起事来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在那个被他欢天喜地的活动力所鼓舞的铺子里，简直是店中的主心骨与活算盘。

在他们的旁边，坐着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属于更高一个阶层的卡雷-拉马东先生。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以棉纺业起家，产业是三家纺织厂，曾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现在又是省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一直是友好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自己的话，他是只用“钝头武器”作战的，惟一的目的完全是先攻击对方，随后再附和对方，以便获得更高的报偿。

卡雷-拉马东太太比她丈夫要年轻很多，一直是鲁昂驻军中清白人家出身的官长的“慰安品”。此刻她与丈夫相对而坐，显得小巧可爱，楚楚动人，身上裹着皮大衣，以一种沮丧的眼神看着车厢内部的寒碜景象。

他俩的旁边是于贝尔·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出身在诺曼底的最古老、最高尚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很大的老绅士，仗着巧妙的打扮极力

突出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处。按照他家庭里的一种大有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布雷维尔家一个女子珠胎暗结，她的丈夫因此被晋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省长。

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也同卡雷-拉马东先生一样是省参议会议员，代表本省的奥尔良派。他如何会同南特城一位小船主的千金成了婚，这段历史一直是被人视为神秘的。但是伯爵夫人的气派很雍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甚至被人认为同路易·菲利浦的一个王子曾经有过恋爱的历史，因此整个贵族阶级都热情地款待她；而她家的客厅一直是本地首屈一指的，惟一保持着古老的高雅情调的地方，要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布雷维尔伯爵家的财产全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大约有五十万金法郎的进项。

六人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都属于有固定收入、势力雄厚的社会阶层，都信仰天主教并且深谙伦理道德，是容许他们顾惜名誉的上等人。

由于偶然的机缘，车内一条长凳上坐的全是女人；靠近伯爵夫人的座位上有两位修女，正一面掐着长串的念珠一面念念有词地嘟哝着天父和祷告。其中一个年纪已老，脸上都是麻子，似乎她的脸上曾经迎面中了几发霰弹的许多散子似的；另一个，很瘦小，有着俊俏而带病容的脑袋瓜儿和显出肺病病人的干瘪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殉道而成圣徒的如饥似渴的信仰心蚕食了它。

坐在两位修女正对面的一男一女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男子很有名，是被人称为民主党人的科尔尼代，被许多有身份的人士当成危险人物。二十年来，他在所有具有民主风味的咖啡馆里将大杯啤酒拂过他那一长嘴的黄褐色的长胡子。他父亲原本是一位糖果店商人，留给他的那份财产是颇为可观的，他却带着他的兄弟和朋友们把它吃了个精光，末后迫不及待地等待共和政体使自己得到相称的地位来显示这么多革命饮料的成绩。在九月四日，他大概由于上了一个玩笑的当，自以为已被任命为州长了；但是到了他想去上任的时候，那些一直是办公室里的惟一主人却拒绝服从他，终于逼得他不得不辞职。此外，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平时与人无争而且肯帮助别人。这一次，他以无比的热情尽力筹划了军事防卫工作。他让人在原野上掘了不少的地洞，在附近的森林里一齐斩倒了所有的小树，在所有的道路上埋伏下不少陷阱；到敌人快要逼近的时候，他很满意自己的各种措施，便很快蹿回城里。此刻他想起自己假如到阿夫尔可能会更有用武之地，由于在那个地方，新的防御工事马上会变成迫切需要的东西。

女的呢，属于那种高级妓女的阶层，以过早发育成熟和发胖而著称，并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诨名叫做羊脂球。她身量矮小，全身圆滚滚的，胖得像要滴出脂肪来，手指头全是胀鼓鼓的，丰腴得在每个节骨与另一节接合之外都箍着一个圈圈，简直像是一串短而肥的香肠似的；皮肤富有光泽而且绷得紧紧，胸脯丰满得在衣服里向前高耸着。尽管如此，她仍然被人垂涎又受人追逐，她的那种鲜艳的气色让人看了动心。她的面庞儿像一个鲜艳的红苹果，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脸蛋儿的上部，睁开了一双非常秀美的黑眼睛，眼睛四周深而浓的睫毛朝内部倒映出一圈阴影；脸下部一张妩媚的窄窄的嘴，丰润得使人想去亲吻，嘴里露出一排闪闪发光而且非常细碎的玉齿。

当她一下被大家认出来之后，好些窃窃私语就在那些顾爱名誉的妇人之间流动起来，什么“卖淫妇”和“社会耻辱”之类字眼儿被她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因此使她抬起了头。这时，她向这些邻座用很有挑衅意味和毫无畏惧的眼光看了一周，于是一阵深远的肃静马上又恢复了，大家全垂下了眼帘，只有卢瓦索先生是例外，他用一种颇为开心的神色偷偷地看着她。

然而，很快三位太太的谈话又开始了，有了这名妓女在场，她们忽然变成了差不多是彼此亲密的好友。好像认为面对这个无耻地卖身的女人，应该把为人妻的尊严身份拧成一股劲，因为合法的爱情向来高出放纵的私情。

那三个男人见到科尔尼代，也出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互相接近起来，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谈着金钱，于贝尔伯爵谈到普鲁士人给他带来的损失，牲畜被抢和庄稼收不了造成的损失，用一种万贯家财的大领主的稳定口气说这些灾祸只不过让他困苦一年半载。卡雷-拉马东先生在棉纺业当中受到过很大的损失，曾经留了一份心汇了六十万金法郎到英国去做一种即时止渴的梨子，以备不时之需。而那个卢瓦索先生呢，他早就有了安排，与法国的军需部门有份协议，向政府卖出了他存在地窖里所有的普通葡萄酒，如此一来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惊人的款子，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到阿夫尔去将这笔钱领到手。

最后这三位男人都使出一个颇具友情的和迅速的目光彼此望了一下。各人的具体状况虽然各不相同，可是他们都是有钱的，都是富裕得把双手一插进裤兜就会教金币叮噹作响的，因此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相类而引起的情投意合，使他们感觉彼此都是兄弟。

车子走得仍然很慢，到了早上十点钟还未走上四法里。男人们在爬上坡的路时一共下车步行了三次。大家逐渐不安了，因为本该在多特地方吃中

饭，如今看来在天黑以前是没法子赶到那里的。所以到了马车陷到积雪当中要花两个钟头才拖出来时，大家都在留意大路上是否有一家小店。

食欲在增长，使得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都心慌意乱；但是看不到一家餐馆或一家小酒店，因为法国的饿着肚子的队伍走过以后，又有普鲁士人迫近了，所有做买卖的人都吓跑了。

几位先生们跑到大路旁的那些农庄中去寻找吃的，可是他们连一片面包都没有找到，因为心怀疑惧的乡下人，担心那些什么也啃不着的士兵们发现什么便用武力来抢劫什么，故此都早把存储的物品藏了起来。

临近下午一点时，卢瓦索先生宣称自己确确实实感到胃里空得相当厉害。实际上全体的人早就和他一样感到难受，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求食的强烈需要终于关闭他们的话匣子。

时常有人打哈欠，另一个人几乎马上就跟着他打了起来；于是每个人在轮到自己受到影响时也都打起哈欠来，但是却按照自己的性格和礼貌以及社会地位不同，或者带着声音张着大嘴，或者稍微张开马上举起一只手挡住那只吐出热气的大洞口。

羊脂球接连好几回弯下腰去，好像在裙子中寻找什么东西一样。她踌躇了一刹那，看看同车的那些人，然后她又若无其事地挺直了腰。大家的脸上都是惨白的和皱紧的。卢瓦索先生表示他自己能够出一千金法郎去买一只肘子。他的妻子好像表示反对似地动了一下，随后她又安静下来。听到说起破费钱财，她向来是不好受的，甚至听不明白有关这方面的玩笑。伯爵说：“我确实觉得不舒服，我先前怎么没想到带点儿吃的东西呢？”每人都在如此自我责怪着。

不过科尔尼代却带了满满一水壶酒，他拿出来邀请人们喝一点儿，但大家都冷冰冰地谢绝了他。唯有卢瓦索先生接受这番好意喝了两口，后来他在归还酒瓶时道谢说：“这到底很有用，能让人暖暖身子，可以忘记饥饿了。”酒精令他兴致高起来了，他提议照着歌谣中小船上的做法：分吃那个最胖的女人。这种对羊脂球的影射，是教那些有教养的人感到刺耳的，因此并没有人回答他，只有科尔尼代微微地笑了一下。两位修女已经停止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抄在长大的袖笼里动也不动，两眼死死地低头看着地，无疑地把上天派给她们的苦痛再回敬给了上苍。

最后到了下午三点了，此刻车子来到了一片四望无边的平原中央，望不见一个村落，羊脂球突然弯下身子，在长凳下面抽出一个蒙着白色餐巾的大

篮子。

她首先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陶瓷碟子、一个精致的银杯子，然后一只很大的瓦罐子，那里面装着两只切开了的小鸡，四面满是凝结的冻儿；后来大家又看见篮子里还有不少包着的好东西，馅饼、水果、糖果，这所有的食物是为三天的旅程而预备的，让人简直可以用不着与客栈里的厨房打交道。在这些食品小包之间还露着四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了子鸡的一只翅膀斯斯文文地仔细就着小面包吃，小面包便是在诺曼底被人称做“摄政”的那种。

所有的目光都朝她射过来了。随后香味散开了，它提高了人的嗅觉，使得人的嘴中涌出大量的口水，而同时颌骨在耳朵下面发生一阵痛苦的收缩。几位太太对这个下贱货而生的憎恨变得更厉害起来，那简直像是一种强烈的嫉妒心，恨不得弄死她，或者把她连同银杯子和篮子以及种种吃的东西都扔到车子底下的雪地里。

然而卢瓦索先生却用双眼去吞没那只装子鸡的瓦罐子了。他说：“妙极了，这位太太原来比我们想得周到。有些人总是样样都会想到的。”

她抬头朝着他说：

“您要不要来一点儿，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可真够受的。”

他点头打了招呼：

“说句实话，我真不能拒绝，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到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对不对，夫人？”接着他用眼光扫视了周围一眼，接着又说：“在眼下这种时候，遇到有人乐于助人是很痛快的。”

他带了一张报纸，此刻免得弄脏裤子就把它摊开铺在两只膝头上，随后再从口袋里掏出一柄随身携带的小刀，扳开它用刀尖挑着一只满裹着冻儿的鸡腿。他用牙齿撕碎了它，再带着一阵很明显的津津有味的咀嚼声，使得车子里响起了一声懊丧的长吁声。

可是羊脂球用一种谦逊而温和的声音邀请两位修女来共享她的这顿便餐。她俩马上接受了，在嘟囔了几句道谢话之后，并连眼睛都没有抬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科尔尼代也不拒绝他这位女邻座的赠予，他和两位修女一起在膝头上摊开好些报纸，拼成了一种饭桌样的东西。

这几张嘴不停地开了又闭，闭了又开，咽啊，嚼着，凶猛地吃着。卢瓦索先生坐在角落里等着消化，一面悄声劝他的妻子也照他这样做。她抵制了好半天，然后她的五脏六腑经过一阵往来不断的抽搐，她便服从了。这时候，她丈夫用极委婉的语句，去请教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拿一